

论《了不起的盖茨比》中尼克的双重作用

杜永新

(西安外国语学院 外语教育系, 陕西 西安 710061)

提 要:通过对尼克·卡罗威在《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所起的双重作用——故事叙述者以及道德水准代言人——的分析,论述了作者对这一角色的出色设计与运用,揭示了尼克这一功能性角色对故事完整性和作品主题思想的挖掘所起到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叙述者;道德观念;代言人;美国梦

中图分类号: I721.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831(2001)01-0050-3

On Nick Carraway's Dual Roles in *The Great Gatsby*

DU Yong-xin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Xi'an Foreign Languages Institute, Xi'an 710061,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dual roles Nick Carraway plays in *The Great Gatsby*, as both a narrator and a moral arbiter. By successfully employing this functioning character, Scott Fitzgerald depicts the flaws of Gatsby's dream and the corruption of materialism. The paper asserts that as story-teller and moral judge, Nick has an irreplaceable place in the novel—he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progression of the story as well as to the in-depth exposure of the American dream.

Key words: American dream; moral values; narrator; spokesman

《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的出版使菲茨杰拉德一跃成为美国现代伟大的小说家之一。许多评论家认为他的这部小说是继詹姆斯之后美国小说中艺术手法最臻完美的一部作品。在小说中,他赋予传统的“美国梦”以“爵士时代”节奏和内容。小说主人公盖茨比把一个世俗佳人奉为一切美好梦想的化身,但可悲的是他却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自己连同他那个传奇般的“美国梦”,在“爵士时代”的狂热中,一同化为了烟尘。菲茨杰拉德以他那凝练而富有浓郁抒情气息的风格将这部小说写得扑朔迷离,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使人情不自禁地置身于一种朦胧的悲剧气氛之中。同时,菲茨杰拉德在这部小说中所采用的叙事方法,为这部小说的成功也奠定了基础,从而使他被誉为美国小说家中最精湛的艺术家的。本文将从事物的叙述者尼克入手,对其在这部作品中的双重作用——故事的成功叙述者以及作者所要弘扬的道德水准的代言人加以分析。

尼克·卡罗威作为小说的第一人称叙述者,他在小说中所创造出的那种不断上升的身临其境的感觉,使得整部小说不仅引人入胜而且更加戏剧化。菲茨杰拉德自己在谈到这部小

说的创作时曾经说,书中所有的描述都是为了增强故事的戏剧性,使用第一人称的叙事方法同样也是为了这一目的。无疑,作者对尼克·卡罗威这一角色的出色运用,为小说的成功增添了色彩。

故事是以倒叙的方式展开的。尼克由于不能忍受美国东部社会道德的空泛与冷漠,在他目睹了盖茨比毁灭的过程后,带着对东部社会所代表的一切的失望与厌恶,带着在这一事件过程中对自己责任与道德的进一步完善与规范回到了西部。去年在东部所发生的那个故事使尼克感到如此的失望与厌恶,那些吞噬盖茨比心灵的东西使他对“人们短暂的悲哀和片刻的欢乐暂时丧失了兴趣”,使他“不再要参与放浪形骸的游乐,也不再要偶尔窥见人内心深处的荣幸了”。但是惟有那个被毁灭掉的盖茨比例外。盖茨比代表着尼克所真心鄙夷的一切,但是他身上的那种对希望的非凡天赋,那种富于浪漫色彩的意愿和真诚,给尼克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赋予本书名称的盖茨比,以及尼克对盖茨比既否定又肯定的态度,使小说从一开始就给读者提供了一个似乎有着鲜明个性的盖茨比。这种效果的产生正像康拉德在一篇讨论改变时间顺序的

① 收稿日期:2000-04-18

作者简介:杜永新(1963-),女,西安外国语学院外语教育系讲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和美国问题研究。

文章中所说的那样,“要在小说中取得一个鲜明性格的生动印象,你不能从他的开头开始,按时间顺序把他的一生写到尾。你必须首先让他带着一种强烈印象出来,然后来回地写他的过去”。可以说倒叙技巧在这里的使用是一种高度的成功,它从一开始就深深地吸引住了读者的视线。盖茨比的确是这样一个首先带着一种强烈印象出场的人物,然后经尼克从记忆和意识深处追溯过滤后,带着自己浓厚的价值趋向讲述给读者的一个主人公。因此菲茨杰拉德在小说一开始就通过尼克给读者营造了一种强烈的真实气氛,并很快地把读者带进了自己的故事当中。

作者把尼克放到怎样一个角度来叙述这个故事的呢?布斯在论述有关小说叙述类型时认为,叙述可分为戏剧化的叙述和非戏剧化的叙述两种。戏剧化的叙述“其核心在于小说中承担叙述功能的角色,表面上他们只在表演自己的角色,但实际上他们经过乔装打扮,他们的每次讲话,每个动作实际上都是在讲述,以便告诉读者一些必须要知道的东西”。另外“在戏剧化的叙述者当中,有纯粹的旁观者,也有叙述代言人,后者对事件的发展过程会产生某些可以估量的影响”。根据这一观点,可以说尼克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戏剧化的叙述代言人,即一个有着双重视线的载体,他既是剧中人又是局外人,是一个既能以旁观者的身份从外部来讲述故事、刻画人物,又能置身于小说之中对其余人物的动机进行观察的叙述代言人,并在整个故事的发展过程中,置身其中,对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到了一些不可取代的作用。比如,盖茨比费尽心机要见到的黛西,就是通过尼克而成就的,而这对旧恋人的重逢在整个故事情节发展当中是至关重要的,可以说没有他们的重逢便没有下面的故事。因此在这点上我们说尼克是剧中人,并对这对旧恋人的重逢抱着宽容理解的态度。而对成就了他俩见面后的尼克则超然度外,埋头忙于自己的证券生意。当后来他发现盖茨比家周末通宵达旦的晚会没有了,以前的佣人也都不见了时,才想起应该到盖茨比家去看看,后来尼克才了解到所有这一切的变化都是为了黛西,因为自那以后她经常到盖茨比家来做客,但却不喜欢那些爱嚼舌的佣人。因此从尼克事后了解到的这些情况看,他对盖茨比与黛西见面后的交往一无所知。很显然,尼克又完全成了小说中心故事的旁观者。

在整个故事当中,作者一直使读者和其他剧中人一样对盖茨比的来历怀有极大的好奇心。作者对盖茨比的塑造,同样也是采取了一种倒叙的方式。作者先让我们看到他的巨额财富,又让我们从他闪烁其辞、吞吞吐吐讲述给我们的历史中对他的财富产生怀疑,然后又让我们从他郁郁寡欢的脸上和沉默寡语的性格上去猜测他的内心。盖茨比似乎谁也不相信,对他的过去守口如瓶。在黛西开车意外撞死了茉特尔·威尔逊后,盖茨比决心代她受过。为了确保黛西安然无恙,他默默地在布坎南家的窗下守候了整整一夜。也许正是在这孤独与黑暗的守候中,盖茨比意识到,他所期待的那个带着玫瑰的梦似乎离他越来越远了。因此当尼克第二天一大早带着个人深切的挂念来看望他时,他怀着对尼克的完全信赖,真实地讲

述了自己的过去以及对黛西保留至今的深深的爱恋。至此一个完整的、真诚的盖茨比便跃然纸上。作者对这一情节的处理又一次使我们感受到尼克的双重性。尼克是剧中人,但同时又是局外人,盖茨比能够坦然告诉尼克自己着意掩饰的过去,说明在盖茨比的眼中尼克是不同于其他人的,在他的周围似乎再也找不出比尼克更为合适和信赖的倾诉对象了,而他对尼克的倾诉也正好满足了读者对他的好奇心。

在盖茨比死后不久,尼克又作为在逻辑和情节上惟一合适的人,告诉了我们急切想知道的布坎南夫妇的情况。这两个人自车祸后再没了踪影。我们和尼克一样急切地盼望黛西能够出现在盖茨比的葬礼上,然而故事的发展让人伤心欲绝。直到尼克在离开纽约的前夕才与汤姆在大街上不期而遇,在他们简短的谈话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布坎南夫妇在不经意的情况下谋杀了盖茨比。而更令人感到悲愤的是,黛西居然对自己开车撞死人这件事能够如此守口如瓶,并把它心安理得地、将错就错地嫁祸于那个深爱着自己的可怜的盖茨比身上。这时的尼克再也不能容忍他们了——“汤姆和黛西,他们都是粗心大意的人——他们砸坏了东西,毁灭了人,然后就退缩到自己的金钱或麻木不仁或者不管什么使他们留在的东西之中,让别人去收拾他们的烂摊子……”。在这一情节中,尼克表现出的深深愤慨和他对上流社会的漫不经心以及对其冷漠的指责,使他又置身于故事之中成为了故事的一部分,然而尼克在道义上对他们的谴责,又把尼克放在了一个局外人的位置上。

尼克在小说发展过程中合乎情理的有限介入和在恰当的时间自然而然的超然物外,使读者与叙述者的距离拉近,增强了读者身临其境的感觉,也使得故事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尼克作为一个双重视像的载体,在小说中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其功能性角色的任务并对故事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尼克在小说中不仅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叙述者,而且是作者道德观念的代言人。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部旨在表达思想主题的作品,作者通过对盖茨比、尼克以及布坎南夫妇生活的展示,告诉我们在那个狂热的爵士时代,美国式梦想的破灭和在其喧闹繁华的表面下,代表着文明和理智的东部精神道德的空虚。尼克作为一名生活在那个时代的青年,他来到东部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中西部现在看起来好像是宇宙的边缘,而再也不是世界温暖的中心……”。但是这里所发生的一切,使尼克痛心疾首:那个代表文明与理智的东部已经在人们实现自我完善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个没有灵魂的精神废墟,只有冷酷无情、无视道德的人才能在这里生存下去。一年的时间,使尼克逐渐看穿了美国上流社会的虚假与冷漠,堕落与粗俗,怯懦与自私。书中主人公盖茨比正是在这样的精神废墟中不由自主地走上了自我毁灭的道路。尼克作为保持了传统道德的一名对喧闹无序的世界的冷眼旁观者,尽管避免了自我的毁灭,却发现自己已不能继续生活在这个充斥着污浊的城市了,他必须回到西部那个象征着纯真、青春和温馨的家去。尼克从“好像是宇宙边缘”的中西部来到被其繁华文

明的外表所吸引的东部,再从东部返回到西部,可以说,这一来一去昭示了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及价值趋向。

从尼克的家庭与社会背景看,把他当成小说中道德标准的代言人是再合适不过的了。他有着承袭传统意识很强的苏格兰人血统,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并且出身于正统的家庭。在与纽约的那些新富旧贵打交道时,由于他家“三代以来都是这个中西部城市家道殷实的头面人物”,因而他既不会为这个阶层人们的生活方式或他们自以为是和目空一切的傲慢而感到沮丧,也不会被盖茨比的暴富程度所震慑。因此客观上讲,尼克具备了足够的保持自我的能力和作为一个公正的道德评判家的基本要素。从性格上看,尽管尼克敏感于人们身上“基本的庄重”,致力于保持整个世界“拥有同一的”道德规范,但他却也奉行着一种对人对事采取保留与容忍、隐藏与含蓄的处世方式。后一品质使他能够与盖茨比及布坎南夫妇这样的人打交道,而前一种品质保证了他在与这些人交往的过程中,保持自我并对他人的所作所为做出合理的评判提供了依据。

作为故事中的一个主要角色,随着故事的发展,尼克在思想与观念上也在发生着变化。在小说中,对于东部社会人们价值观念和道德水准的败坏,尼克从一开始的宽容和容忍,到最终明确无误地批判与指责,展示了尼克在人格及道德责任上完善和成熟的全过程。在尼克的眼里,汤姆、黛西、乔丹等都是些麻木不仁、冷漠自私、虚伪庸俗的人,尽管他们代表着权势与财富,但这些人却都不具备完整的人格。他们久居在纽约这样的精神废墟中,并只从他们的父辈那里继承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因而传统的美德离他们相去甚远。他们整日无所事事,到处游荡,流连往返于各种豪华的晚宴之中,他们的生活态度随便而冷漠,他们飘忽不定,就像一个个用金子做成的气球一样,随风飘荡没有根基。对这些人的精神空虚和道德沦丧,尼克最大限度地表现了自己的宽容。同时,从盖茨比理想的物质主义的悲剧中,尼克捕捉到了盖茨比远胜于汤姆与黛西的可贵之处。而这时的尼克已到了“而立之年”,他成熟了,于是带着一个更加完善的人格回到了象征着传统美德的西部,在那里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从某种意义上讲,盖茨比和尼克在实现他们各自“美国梦”的道路上,都是失败者。盖茨比虽在物质上成功了,但在精神上却崩溃了;尼克虽然精神得到了净化与完善,却并未获得世俗眼中衡量成功的物质财富。其实美国文化传统下的美国梦与美国宗教传统是密不可分的。根据美国宗教传统,人们的精神拯救只有通过自我改善才能得以实现。然而心灵的纯洁毕竟是无形的,其衡量标准也难以确定。因此,“一个人所拥有的物质财富的数量和质量就变成了一个衡量人们成

功与社会地位的标准,因为美国宗教的工作道德是把物质财富与上帝的旨意联系在一起的”。(邓炎昌,1995)根据这种观点,物质成功与精神拯救也就必然地结合在一起了。物质成功了,说明他遵循了上帝的旨意,是上帝赐福于他。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财富、金钱和物质的成功成了人们实现自我完善的原动力。面对滚滚而来的财富和金钱,人性中恶的一面更容易膨胀。这样一来,人们的精神拯救和自我完善会在物质成功的同时,隐退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盖茨比正是一个在这种文化理念的影响下走向毁灭的典型。在盖茨比的心目中,只要有了物质财富和社会地位,就可以重新获得黛西,就可以证实自己的价值。盖茨比通过不法手段赢得了巨额财富,编造了自己的身世,以求实现自己的梦想。盖茨比在物质上成功了,那么他离实现梦想已经近了,他几乎就要抓住那个梦。但一瞬之间,一切都毁灭了,他将自己的梦“丢在这个城市那边那一片无垠的混沌之中的什么地方了”。盖茨比将实现梦想的基础完全建立在物质之上,并且将自己美好的梦想赋予了一个冷漠肤浅的世俗女子身上,他追求的是一个虚幻的理想,只意识到黛西的声音充满了金钱,却永远也没有明白他们属于不同的世界,代表不同的价值。而对这一切的浑然不知,使他注定走向灭亡。在尼克与这帮新贵旧富交往的过程中,尽管他对盖茨比有着轻蔑和鄙夷,但盖茨比对黛西的真诚和无私,使尼克觉得盖茨比身上有着黛西、汤姆及乔丹等人极为缺乏的真诚的一面。尼克所意识到的东西给了我们这样一种启发:如果说一个建立在纯物质基础上的奋斗理想,比实现人们更加倡导的所谓物质与精神相结合的“美国梦”更能让人堕落的话,那么,一个无私地全身心地去奋斗和追求带有堕落痕迹理想的人,在道德上远比那些冷漠无情,以满足自己需求而不顾他人死活为生活准则的人们要高尚得多。尼克在精神上的成熟与完善在此已被作者刻画得淋漓尽致了。

参考文献:

- [1] Brooks, Cleanth, et al. *American Literature: The Markers and the Making* [M].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73.
- [2] Garraty, John. A. *A Shor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ation* (3rd edition) [M].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81.
- [3] Winkler, Allam M., *Modern America* [M].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Inc., 1985.
- [4] 邓炎昌. 现代美国社会与文化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5.
- [5] 张法. 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4.
- [6] 朱立元. 西方当代文艺理论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责任编辑: 赵小刚